

道光辛卯八月

嶺南遺書

南海伍氏校刊

雙

槐

歲

鈔

十

歲

雙槐歲鈔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而疵亦稱是焉蓋敘古者
用乎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才者用乎公者也考
業者用乎會者也諱文者用乎理者也是故美具於擇惡
濫以蔽美也鑒永於確惡誣以廢鑒也賢重於公惡闇以
妨賢也功卽於會惡紊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謬以類作
也斯纂述之恆局云子觀長樂令黃公雙槐歲鈔未嘗不
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之爲書言乎其古也見羅
羣籍維典乃憲譬則武庫洞開神物焜耀粹其擇矣言乎
其今也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擁日月而躡雲漢昭其確矣
言乎其才也采瑩弃瑕而眚靡德掩廓其公矣言乎其業

也。因事以表伐而審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也，穠辭謠讖，摺摭罔漏，然卒規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祕，鑒戒其備乎。推諸州里，道化其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矜快於先覩者乎。昔應劭沿風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抄富溫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萊慕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以紀載窺也。雖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弼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疏格於三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後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不于其身必于其

子孫粵洲封君相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先生蔚然懸
深源之望於天下雙槐名亭殆有俟耶王氏徵之矣書十
卷凡二百二十篇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
廣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黃衷拜書

雙槐歲鈔序

宋左禹錫裒諸家雜說爲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爲說郛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余觀於黃公雙槐歲鈔甚有所得而嘆古人多遺論也長樂黃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才思奮庸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顧乃弗錄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操觚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選日積月累始景帝嗣位七載逮孝皇御極八禩歲鈔乃成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地祥青書焉懿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書焉考諸旣往驗諸將來大有關繫殊非裂道德乖倫彝拂經背正費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爲卷十爲目二百二十約可該博小

可括大簡可勝繁無蹈襲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
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評者以爲應仲遠之風俗
通蔡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博古物如張華覈奇
字如揚雄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窮數如淳風一行可兼
其長亦必訂古語爲鈴契究諺談爲稗官搜神恠爲鬼董
狐資謔浪調笑爲軒渠子以稱雄於技苑談圃爲也孔子
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程
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十年遵孔氏之遺教輯儒者
之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矣哉我朝宣正以至宏
德館閣臺省宗工學士各紀聞見著爲錄記談說自成一
家邇年尙述大夫萃而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洽聞殆

與黃公斯鈔互相羽翼左陶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
無似幸不棄於泰泉詹學鉅篇示軌受迪多矣敢拾俚語
置諸末簡詢芻蕘之一得采葑菲而不遺竊屬望於博雅
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
治尹刑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督
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劉節書

雙槐歲鈔自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予
質性疎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
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縹緗之所紀小而芻蕘之
所談輒卽鈔錄歲自景泰丙子以迄於今四十年于茲而
編成焉凡聖神功德先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
務也天地祥眚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
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奇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今
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
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謙陋擇焉而不精詞藻拙弱
語焉而不詳蒐括疎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

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轅覆瓿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塵藝圃而辱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于齊諧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得諸朝野輿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爲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大明宏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琴堂傲吏香山黃瑜廷美

甫謹書

竊嘗遍該紺素鳩閱史編補缺裨殘收亡集逸其有埋緼
歲久哀朽蟬斷誰懸市上但祕帳中恆欲手自補治躬加
題帖付之剗劂永彼流聞不亦文苑之鉅觀而藝林之快
事也哉然而力有不逮誰探禹穴之藏情有獨深先作土
風之操慨自文始鐸椒歌先張買陳欽闡左邱之學楊孚
編南裔之書士燮則經翼春秋王範則記傳交廣儒林從
事易注僅錄於梁書平越司馬集名乃附於隋志曲紅詩
在而事鑒先亡侍御文存而年厯久缺景祐廣樂記曾編
於書錄解題太平聖惠方備列於崇文總目誰藏西室久
付羽陵縱偶拾於蕞殘亦靡從而排次以至胡賓王則錄
備興亡李大性則疑先典故古亞奭曾刪易疏余安道且

刊漢書陳用拙之論琴黃益之之教射隨如舊咏厲樊榭
曾紀其書與子遺文季滄葦倘存其集張孟奇之雜著名
乃襲於卓吾區啓圖之新編目翻同於海雪或無因括訪
或冀可推尋或始末淪殘或籤牘紛舛斯亦吾人所同慨
好事之深憂也薇業慙緝柳念切維桑痛炎洲之翠羽半
就凋零惜滄海之明珠空勞拂拭照軫充箱而靡盡徵文
考獻於何年尋墜緒之茫茫溯元精之耿耿豈不足捧敦
槃於上國張旗鼓於中原上下古今雲垂海立於是才非
崔亮志比匡衡誦三篋而綦難備一瓿而屢借恆崎嶇而
始得必治護而敢還雪纂露鈔星分綺錯緘滕誰固部帙
轉多遂特輯其遺書都成一集昔左禹錫有學海之編陶

九成有說郭之撰無分畛域悉備蒐羅茲則專取嶺南未
遑他及卽各私其鄉曲諒無愧於古人至若文莊衍義之
補甘泉格物之通蓋已炳若日星標如嵩華凡通行之旣
久卽別錄而無煩又若白山彞憲園公見聞浩博紛綸絀
繆非一但令好寫未獲兼收俟異日之校讐俾專行而流
佈玉生文學搜奇願篤好古心同相與刈楚芟蕪申熟討
析校練損併隨命琬鑄尙冀玉箱金版之家假以理窟談
叢之奧藏誰二本分有十門一鱗片甲亦作九光截貝編
璫真成百寶華嚴劫換原誇海外文章香火緣深重覩益
都耆舊誰許趨翔東觀得讀此生未見之書不徒弁冕南
州均推四海盛傳之作辛卯中元令節南海伍元薇謹序

夫子長記史論次廿年太冲鍊都構思十稔著撰之艱難
可想歲序之綿曖宜然若乃徵文考獻集逸收亡題帖補
治推尊求訪校綴次第損併有無固自不同無庸舉例然
而曾非五厄業大備而難周不僅四期欲速成而未可自
辛卯以迄於今一十有七年矣曾與譚玉生廣文校刻嶺
南遺書第一集焉譬九軻而掘井止一簣而爲山顧乃赴
禮闈者四度厲京邸者六年聚晤綦難此事輒廢旣而遂
初欲賦懷古惓然又值戎幕頻張島夷不靖枕戈有願曾
賡杜之詩捧檄無因竟廢蓼莪之什而廣文亦以感遇
子昂作悼亡騎省全家避寇早同張翰之思吳一第恩人
仍效陸機而赴洛光陰逝水聚散搏沙千古寸心尤重鄉

邦前輩兩家多故誰誇風月閒人嗟嗟結習所存斯文未
喪况息壤之猶在豈酉山而可扁當夫山長水遠雨晦風
瀟何分兩地琴尊實當中年絲竹或傳鈔於延閣或購賞
於名山或如秋水之未完或似荊州之難借或類編之既
採或職志之偶存或文字舛訛或篇第禡落大加搜寫參
訂異同類聚而求緝緝疏錄常景耽好以必得爲期譙周
研精或欣然獨笑復於其間有粵十三家集之刻焉別集
較繁也有楚庭耆舊遺詩前後集之刻焉近賢同愛也參
懷撰定尋考指歸鳩聚淪殘勝帙充積而第二集第三集
第四集乃告成矣茲以第二集書若干種先付剞劂永俾
流聞前序可作例言續緝無煩覩縷餘亦年時而卒業敢

言嶺海之鉅觀客曰壽均藉乎棗梨亦謂必由斯道誼獨
深於桑梓無乃各私其鄉余應之曰有志未逮業作常談
所願旣同肯畱餘憾嶺南原可達之天下天下仍可溯乎
古初庶投老以爲期惟祕籍之難覲茲幸珠船屢獲金版
新鐫獨涇縣之叢書倍中州之文表王充所論誰獨玩於
帳中崔寔之書人宜置之座側各各當辦香之藝重重均
翰墨之緣書比左圭奚俟後賢之廣續心如毛晉况逢
昭代之隆平仍序此書庶同左券丁未借花朝日南海伍

崇曜謹序

嶺南遺書總目

第一集

雙槐歲鈔十卷

明黃瑜撰

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

明黃佐撰

翰林記二十卷

全上

革除遺事節本六卷

全上

春秋別典十五卷

明薛虞畿撰

百越先賢志四卷

明歐大任撰

第二集

劉希仁文集一卷

唐劉軻撰

理學簡言一卷

宋區仕衡撰

平定交南錄一卷

明邱濬撰

白沙語要一卷

明陳獻章撰

甘泉新論一卷

明湛若水撰

元祐黨籍碑考一卷

明海瑞撰

疑耀七卷

明張萱撰

海語三卷

明黃衷撰

郭給諫疏稿二卷

明郭尙賓撰

算迪八卷

國朝何夢瑤撰

春秋詩話五卷

國朝勞孝輿撰

第三集

崔清獻公集五卷

宋崔與之撰

崔清獻公言行錄三卷

宋 李肖龍撰

羅浮志十卷

明 陳 榘撰

小學古訓一卷

明 黃 佐撰

龐氏家訓一卷

明 龐尙鵬撰

昭代經濟言十四卷

明 陳子壯撰

周易爻物當名二卷

明 黎遂球撰

正學續四卷

國朝 陳遇夫撰

史見二卷

迂言百則一卷

第四集

周易本義註六卷

國朝 胡 方撰

賡和錄二卷

國朝 何夢瑤撰

救荒備覽四卷

國朝 勞 潼撰

周易略解八卷附羣經互解一卷算略一卷

國朝 馮 經撰

周髀算經述一卷

粵臺徵雅錄一卷

國朝 羅元煥撰
陳仲鴻註

重訂三家詩拾遺十卷

國朝 范家相輯
葉 鈞訂

第五集

楊議郎著書一卷

國朝 漢楊 孚撰
劍 輯

異物志一卷

交州記二卷

國朝 晉劉欣期撰
劍 輯

始興記一卷

國朝宋王韶之撰

潛虛述義四卷

國朝宋司馬光撰

五山志林八卷

國朝蘇天木述
羅天尺撰

測天約術一卷

國朝陳昌齊撰

呂氏春秋正誤一卷

楚詞辨韻一卷

袁督師事蹟一卷

國朝無名氏撰

嶺南荔支譜六卷

國朝吳應逵撰

南漢紀五卷

國朝吳蘭修撰

南漢地理志一卷

南漢金石志二卷

端溪硯史三卷

粵詩蒐逸四卷

春秋古經說二卷

穀梁禮證二卷

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

補三國藝文志四卷

第六集

毛詩通攷三十卷

毛詩識小三十卷

虞書命義和章解一卷

蠡勺編四十卷

國朝

黃子高撰

國朝

侯康撰

國朝

林伯桐撰

國朝

曾釗撰

國朝

凌揚藻撰

紀夢編年一卷後附續編

國朝釋成鷺撰

雙槐歲鈔目錄

第一卷

聖瑞火德

講經興感

御製逸詩

醉學士詩歌

春王正月辨

宋元通鑑

何左丞賞罰

楓林壬課

嘉瓜祥異

文華堂肄業

尊孔衛孟

貴妃禮制

禮儀尙左

禁水火葬

宋復元讐

朝雲集句

第二卷

國朝三都

中都閱武

朝會紀事

西域歷書

國子試魁

聖旨立坊

兩魁天下

海定波寧

丁丑再試

劉學士

邑俊升郡學

孝義家

臣節忠謹

詠初月

姓名相同

綱常爲治

御寶文移

第三卷

三丰遯老

聖孝瑞應

劉伯川善觀人

胡貞女

史孝子

冷協律

姚少師

長陵八駿

柳庄相術

金尙書際遇

甲申庶吉士

洪恩靈濟宮

營建祥異

觀燈應制

駕馭文武

臨涖本貫

周憲使

龍馬

玉簫宮詞

首甲硃書

古註疏

過揲九六

解氏兄弟

觀物吟

第四卷

聖子神孫

詩歌純粹

文淵閣銘

太孫侍從

孝子擢大學士

陳情願仕

端本策

盧師二青龍

臺官占后星

都堂先兆

秦新名諱

宋元倫理

經書對句

銜甲吐卷

典史大魁

斷鬼石

歷事六科

外任改京秩

曹月川學行

猗蘭操

謫官盡職

賜降虜姓名

恩宥軍伍

陳御史斷獄

第五卷

閱武將臺

內府教書

蒙古瓦刺

朶顏三衛

倭國逸書百篇

朝覲旌勵

石主事掾師

胥掾官至尙書

士夫孝行

場屋知人

京軍邊軍

馬政

周鳳錢暉

戊辰登科錄

賈斌進忠義集

蟲吐活魚

冤魂入夢

已巳禦虜諸將

因災却瑞

雨滴謠

太學生進諫

易儲詔

京闈二科舉首

第六卷

北京十景

太元洞極潛虛

夏二子

曹教諭詩評

禱神弭寇

先聖大王

草廬原理

皇極觀物

性敏善斷

龔指揮氣節

井妖致殞

旌忠祠

王忠肅公

薛尚書論禮樂

張都督不欺

馬楊二義士

非非國語

第七卷

金錢銀豆

黃寇始末

王清罹難

太宰上壽

南苑射獵

布衣進心學圖

壽星塘

蓮峯卿雲

登科夢兆

湯陰精忠廟

岳武穆遺詩

理宗本生系

莊周亂名實

薛文清公德學

鄜邸官寮

彭蠡纜精

絕句近唐

古廉敘織錦圖

第八卷

名公詩讖

全寅王泰卜筮

唐試進士排律

宋賜進士詩

夜見前身

河套墩臺

車戰器械

西番遏狄

四代通禮

始終清操

棠花表節

貞燕烈駕

木工食一品俸

三十六宮

緣木求魚

尹氏八士

祭公芮伯

襄邸朝禮

玉堂賞花

馬恭襄殊錫

萬祺祿命

鵲橋仙

草馬骨羊

妖僧扇亂

獄囚冤報

椽人妻

第九卷

南京科道

莊定山

追復位號

林玠降箕

伏闕泣諫

詠竹言志

建州女直

彭陸論韻

龍洲魁讖

妻救夫刑

山阜變占

瑞夢堂

文武換易官秩

會試論表

援例入監

龍與蜘蛛鬪

京官折俸

援溺得子

六臣忠讜

簡除保舉

荆襄兵兆

卜馬益

才力不及

名畫古器

東海二仙

虎臣進諫

道具體用

獎賢文

第十卷

孝穆誕聖

進御當夕

御製靜中吟

午朝奏事

謫仙亭

湯李自相標榜

劉綿花

牛生麟

籌邊翊治策

劉王疑冢

天地神化

名字稱呼

給由賑濟

瀋陽雞異

木蘭復見

長幼禮嚴

聖賢後裔

裴周二大魁

何孝子

進士教職長史

哈密

鳶魚辨

一月千江

子陵太白

邱文莊言行

保舉神童

修省直

先大父長樂府君蘊道立德思奮庸于時領薦後卽挈家游宦十有五年於外乃返會城以老故見聞甚富然必參伍研覈歲增月潤始成是編惟館閣一二事猶闕疑焉比佐竊祿畱院堂之東一鉅櫃扁鐫案牘雖吳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據而補之洪武中科第及永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憶孩提時府君抱哺日置諸膝先考過庭時時問及名理神化披閱語類諸書且誦且談旣瑩所疑則笑曰程朱語我矣又奚疑焉其篤信如此聞邸報時事輒嘆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雖帝世不能無也

然明良率作修其本以勝之今也機軸轉移竟何如哉
竟何如哉江湖之憂形諸鈔中者深矣及佐七八齡教
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溢眉宇遂遣
就外傅今恭閱是編音容如在感念罔極爲之愀然因
書目錄後以示子孫尙寶藏之嘉靖癸卯秋八月旣望
奉直大夫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嗣孫佐頓首百
拜謹書

雙槐歲鈔目錄

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

公諱瑜字廷美其先筠州人系出度支員外郎漢卿之後
五傳至郡馬迪功郎重載嘗獻瑞麥賦子朝奉雍孫西臺
侍御史憲昭曾孫宣慰副使從簡皆顯于宋元間及侍御
以忠言謫南海生宣慰勤王有功生子教號壘水弟敏領
洪武癸酉鄉薦教生溫德溫德生源遠府君泗公之父也
世傳仕業自壘水以來始潛而弗耀匪休鍾慶實發於公
之身惟公賦質重厚稟性寬仁克養之深金純而玉粹蓄
受之廣山納而海函爲學絕絺繪阿曲之習而惟聖賢是
希焉爲文去擷掇雕鏤之華而惟本原是務焉孝友周達
于家邦而覲其德者心融寬猛竝施于政治而聞其風者

誠服至接物應事和而不流犯而不校恂恂如也公在胎教時母太孺人伍氏夢赤馬入室覺而媿焉故小字之曰馬兒幼有矩矱頭角嶄然不隨羣兒戲弱卽遊里塾適童生屬對曰黃楮題朱字方指授采色門類各俯思未就公應聲代之曰青梅點白鹽語甚卓犖近似調羹師奇其聰悟源遠因遣就學授以孝經論語諸書過日成誦每謂所親曰光裕我家者必此兒也旣冠授書經窮晝夜手口不懈源遠恐其成疾輒禁止之公得侍講林環講義乃竊誦默識大得其旨適提調甄收俊髦遂入邑庠爲弟子員英標特異文思雄偉不羣流輩未之知也獨同邑李君智見而推許焉因納交莫逆後遂妻以女弟時番禺東井陳宣

之先生以五經授教遂相與館于廣城卒業其門而學益
進講習之暇則修堂祠營居室凡積主之制祭祀之儀冠
昏喪葬必倣文公家禮行之源遠義方之教素嚴公事之
惟謹應門總務咸得其歡心每朔望晨起謁家廟公必豫
備盥粥以俟晚有疾旦夕侍側不離左右甚或夜分乃寐
藥餌必親熬飲食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歷寒暑十有四
未嘗怠也初太孺人厭世時年纔十二卽知哀慕繼母李
氏鞠養之旣長敬奉如親母及遭源遠之喪踊泣幾絕水
漿不入口者累日殯斂送終之節凡當時搢紳之所不能
行者務盡其曲折冒荆莽以求兆原日行數百里兩足漬
血不自知也時兄瑄弟珩各以疾不能襄事營辦之費皆

自己出未嘗吝焉兄弟欲分有其業公不能止盡以付之
一無所取歸自墓所做篋露祭器銀杯三枚皆盡取去且
詬且攘亦不與校已而瑄蕩析至無以家公出已貲贖還
所居第賜給之終身珩早夭撫育其二子克底成立爲之
立家室給田莊其孝弟慈睦出於天性蓋加人一等也親
旣沒後益自振勵學日有名景泰丙子科遂登鄉貢進士
第燕鹿鳴日慘然泣下衆驚問之公投淚曰余永感久矣
父母能教我而不及見我成名此所以悲也語次益獻欬
不自勝同列咸爲之感歎士林由是賢其爲人計偕北上
試禮部登乙榜不就遂遊太學會天變求言上疏言六事
忤權貴興濟伯楊公善欲絀之輿論不協乃得免居京師

八載當時名公如王太宰勦薛侍郎遠李學士賢邱學士
濬皆器重之李欲延入館閣不肯作七誘以明志然數奇
竟不第甲科歷政司徒日久以材幹聞御史缺員銓曹署
公名有揚州俞姓夤緣戚畹者排公得之或使進賄公笑
曰功名高下自有定分關節求進吾不爲也旣而兩廣兵
興旨意不限士之貫籍惟其賢能則授以牧民之任公遂
得惠州府長樂知縣邑治僻在一隅居民狡獪前令往往
不能行所志公至乃闢田里以阜其俗興禮義以化其心
上承下御動中肯綮政令每依寬厚而畧以猛濟之故聲
色不施而翕然欣服初豪戶不供糧稅上官每加譙責莫
可誰何公習聞其弊知其必出於里胥強橫之故至是果

皆乘肩輿衣羅綺導以鉦旆來見公褫之於庭示以禮制
由是闔境服舍無違式者又有曾某者將履任時拏舟來
迂趨事甚勤渠意公必假以顏色尋以徵糧不完與衆同
罰遠近益服公之無私逋租匿役無有敢隱焉者矣凡避
盜流離他境者聞公治聲還以數千計戶口旣滋遂增置
二里而邑益庶丁糧旣盛復增蓋二倉而邑益富至於宿
蠹藏奸亦披抉殆盡雖古之善爲政者無以加也始蒞學
時見其卑濕逼近城池且狹隘不足爲樂育之地慨然嘆
曰吾事也遂具實遣人聞於上并申合屬巡撫巡按布按
二司皆允之乃捐已俸三十石爲之倡聞者咸欣躍出貲
以助買城東軍營民居地撤其舊而遷建焉甫四閱月而

經營告成至於壇壝橋梁驛傳鋪店皆興修無遺政暇則
至學與師生講論經史考試講業疊疊不倦時富室多爲
義官如顏莊輩惟寒門乃肯充庠生公思有以感動之因
老人陳姓者其子入學躬送至其家莊輩以不見臨爲耻
於是競以子弟遊泮爲榮而弦誦之聲洽矣科目久乏人
自公興振庠序曾瓊林廣相繼領鄉薦而亦公素所鑒別
者也公視民如子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恆哀矜焉聽訟
時公門大闢民或不持牒徑行赴訴詢之多得其情鞭撲
間聞呼少孤者必流涕釋之有寡婦爲豪民奪其園池公
廉得實卽斷還其業民以債負爲上杭商所毆者以俸金
代還之胥吏或旅寓獲疾則使人爲之調護尤憐獄囚每

朔望必解桎梏沐飲食之莫不感泣籲天祝公之壽偶
以事久寓於外歸未抵城獄囚聞之歡聲如雷府經歷黎
獻見而駭異以爲公之愛民無所不至罪人如此他可知
矣府太守吳公繹思尤加禮重焉侍御龔公晟號嚴峻待
興寧諸令如奴僕獨雅敬公始聞能名卽加褒獎尋薦諸
朝訪察閒且樂從公之言有寃獄淹禁者二十餘年欲置
之重典因公之言釋之其他重犯多斃箠下每救護之全
活甚衆興寧有嫡庶競田產積久不能決吳太守委公往
勘公爲開陳因心之懿於是揮涕自責讓爲閒田雖異境
之民而亦化公之德如此政平訟理遠至邇安邑民淪浹
骨髓至今夢寐猶不能忘避公嫌名至於舍黃魚而不食

愛戴可謂深矣初邑多淫邪每秋冬之交覘儻載道云驅瘴疫公禁止之其風遂革又多盜賊公以德化之牛羊盈野而人無敢竊者秉性剛介苞苴無敢至門惟勇於爲義嘗有貢途遊太學貧不能往盡以月俸贈之又厚賻莆庠吳瑤之父喪橐無畱財家人雖有吝色不之顧也人有饋送土物雖至微不受惟禽鳥則受而縱之民化其仁家無儲置網者恆相謂曰黃父母恩德猶及羽毛而況於百姓乎成化壬辰豪民黃新恃富殺人上司以其無屍欲出之公默禱于神忽有大蚱蜢折左股入硯池而斃公呼新謂曰汝折其左足埋黑水塘中人告我矣新遂驚駭輸服遂得尸人呼天誅強暴有此應也未幾蕭僉事蒼錄囚至惠

州受新銀三百兩欲以爲疑獄公堅不肯爭曰供證明白尸既獲矣又何疑焉蒼不得已假作行提官吏對證乃再勘結里排隣曲俱各証新情真罪當始書決單新遂棄市公卽乞歸龔侍御晟以已登薦剡畱之不得于時行李蕭然錢不滿貫行方半道忽甲而持戈者數百奄至公嘆曰行囊甚空盜胡爲來至則涕洟羅拜各出所有爲贖公堅卻之因護送至山谿閒而去蓋向所化盜盧公林也盧爲長樂劇盜首剽掠鄉墟邑人最苦之義官李允設計擒至自以爲不賞之功公諭以理道盧感激願爲良善遂縱焉允怏怏嘗欲盜再發以見尤然竟無告被竊嗚呼去後之思梗化之徒猶然德澤及人一何深哉其後邑人欲建公

生祠繼公爲令者安成李君頤使庠生魏鳳等來求繪容
公謙讓不居也優游田里餘二十年恆對人言以不及致
身廊廟爲歉建一亭對植雙槐因以自號且曰吾修善以
取必於天後裔能再植其一則吾之願永畢矣遷居廣城
之省前隣之人咸薰其德而良善以宏治丁巳三月二十
二日卒于正寢距公之生宣德丙午正月初六日享年七
十有三所著有雙槐集及歲鈔書傳旁通行于世配李氏
同邑大欖人卽江州判官智之妹有淑德克贊公子男二
人曰畿曰廣畿娶陳氏宣之先生季女也長孫金章出就
外傳次金臚猶在襁褓廣娶阮氏胄出揮使之女女子二
人名士蔡縉何彬其婿也公屬續之先預知遊期晨起猶

洒掃庭內哦萬里銘旌詩其夜問僕黃亞三曰三更乎已而報曰三更矣遂端坐翛然而逝其樂天知命如此公德學兼備名動朝署而膏澤不洽於天下論者惜之其流光貽慶于子若孫當永永無窮矣故摭拾大概以俟國史實錄云宏治丁巳春三月己巳興國同知同年鰥生番禺謝廷舉撰

雙槐歲鈔卷第一

嶺南遺書

香山 黃 瑜 廷美撰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遠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者也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燧燧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昃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幃鄰有二郎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臥忽

煜爚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
王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襖裙皆
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旣葬仁祖淳后之明年
爲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謠曰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
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卽吳王位元年丁未卽羊兒年
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
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煨鐵初出于爐上有光焰迸
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
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
其應如此未幾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統矣又仁祖先家泗
洲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曰汴水東流過舊

京恢圖妙筭入皇明暫攜諸將停歸騎來看中原第一城
詩作於元而皇明之句又與國號相符然則聖皇之興所
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偶然之故哉

講經興感

丞相忠勤伯汪朝宗

廣洋

乙未歲以儒宿被召爲令史

除照磨正軍都諫司都諫事太祖於草昧之初諫行言聽
及有天下召入中書封伯爵尋與胡維庸並承爰立之命
其所著詩集名鳳池吟藁有奉旨講賓之初筵詩敘曰臣
梁貞用古詩三百十一篇輯成巨帙進供睿覽元之秦先
生良卿周先生侍坐上躬親檢閱以賓之初筵一詩命臣
廣洋直言講解顧念學問迂疎曷足發揚古作者之微旨

據經引註敬爲演繹上亦爲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耄尙能令人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于不忘矧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日何不激昂黽勉耶仍命臣廣洋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欲常接乎目應乎心以古賢侯爲自期視武公初意尤昭著而澹洽矣觀其所敘蓋在爲都諫時也聖祖當興王之時崇尙經學非徒悅之於心卽欲見之於行而又上下交相儆勵如此真可爲萬世勸講之法也梁貞者浙江耆儒後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秦元之名從龍元御史寓鎮江周良卿不知何許人相傳初渡江時聘秦周邱三老待以客禮有謀則召之惜邱逸其名

御製逸詩

太祖高皇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化自然嘗謂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嘗師授然讀書成文渙然理順豈非天生耶見於御製文集者可概見已今得逸詩二首賜都督楊文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肅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賜善世法師文彬鳳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時臨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廣寒處處影常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游客淮海月高天氣涼西風凋葉襯長陌清霜將降雁鳴天淮之南北盡平川荆山神禹鑿役使多幽元

禪心若欲與對越切莫將心戀丹闕野人本與紅塵隔且
去溪邊弄明月聲律醇正音響清越真所謂昭回之光下
飾萬物雖工於唐者萬不逮也

醉學士詩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
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
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黃
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
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
濂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
年衰邁恐不勝楛杓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

光爾上曰卿姑試之濂卽席而飲將徹上復顧曰卿更宜
酌一觴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
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
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顏
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
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
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
日蒼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
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葦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
忽周旋兮步驟踴踴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
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濂旣醉下筆欹傾字不成行

列甫綴五韻上遽召濂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
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
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五拜叩首以謝上更勅侍
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
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温太子正字
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蕢彭與孫皆吾廣人
也

春王正月辨

國初新安趙東山先生

泐

著春秋師說述其師黃楚望

澤

春王正月辨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
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

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是夫子所改蔡九
峯則謂周末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夫
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
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爲
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
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
統一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
武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
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
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其
證一也僖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

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若是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饑明是周正其證二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月故書狩主夏正者謂非時而狩所以爲譏澤以爲旣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乃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爲獲麟耳決不可強以爲貶其證三也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同時有程氏端學者著春秋或問略曰周不改時惟改子月爲正歲故周官曰正月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溫和也三陽爲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閉藏冰凍地坼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

周以子月爲歲首夏正建子之月也凌人之職正歲十二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爲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卽仲冬也斬冰卽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孟子謂粢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時皆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專以冬至夏至論也鄭氏周官註疏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月其說誤矣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長厯以從左傳之訛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辨于此迨伊川謂春

秋假天時立義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
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月
不相爲謀春王正月果如是乎予按兩說亦各可通文定
以春爲夏正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
月異朱子所謂月與時常差兩月穀梁直以春爲歲之始
雖建子亦可爲春猶子時爲日之始也逸周書曰夏數得
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
狩烝享猶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
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周禮監於二代
故用夏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

大蒐于比蒲以中冬爲春而狩田以中春爲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爲正月所謂正朔也魯史紀年必以是爲始而蒐狩用周月不從夏時故夫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終覺周月以子爲春之不正耳在他經可以用夏時而春秋紀事必用周正據師說三證則周人改時改月斷可知矣

宋元通鑑

四明陳桎嘗事張士誠爲編修國初徵爲修撰進直學士嘗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行於世筆入其先世數事曰戶部尙書顯者嘗論蔡京之奸不復仕顯孫曰吏部尙書伸上章辨僞學諫韓侂胄北伐遂致仕伸子曰工部尙書德

剛請復濟王官爵端平中左遷而卒德剛子曰太學博士
著上書論賈似道奸邪出判臨安府極卽著之孫也成化
中建陽知縣張光啓續通鑑節要盡去極之繆而併元史
入焉惜其當詳者畧當畧者詳謬誤尤多如聖宋非強楚
清淮異汨羅平生伏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鼉
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魚歌此范仲淹赴桐廬郡至
淮上遇風所作也而宋鑑以爲唐介詩且改強爲狂盡室
爲今日蛟鼉爲魚龍可謂謬誤之甚者元鑑亦然徐世隆
哭文丞相詩乃以爲王磐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孫何
王曾楊寘馮京是已顧又不載何寘而以宋郊厠焉稽諸
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吳感而謂鄉舉南省廷試皆

第一何耶又如元泰定帝太子名阿速吉八而以爲王禪
王禪蓋梁王也若此之類最多姑舉其顯著者耳夫詩章
姓名淺近易紀而猶謬誤則事涉曖昧者當何如耶此太
祖明宗之死所以爲千載不決之疑也

何左丞賞罰

東莞謝用賓

京

錄何左丞

真

遺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

成陳仲玉構亂各稱相公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真躬
擐甲胄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
從簡高彬頓兵圍之久之未下真第三子貴曰何三舍者
與從簡皆勇而有謀素相合從簡力請貴同往密爲表餌
之術成奴曰阿巢者甘焉時真下令募人能縛成者鈔十

千於是奴遂伺間縛成以出真見而釋之引置上坐笑謂
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爲猫孰知其虎
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且駕諸轉輪車人推
之又數人鳴鼓督奴使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
此刑也又數人鳴鈺督奴妻噓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
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
待蒼頭子密不能過也真自是益有功頗自矜從簡多所
規益李質據有嶺西真欲併之以從簡諫而止後歸降封
東莞伯余高祖諱從簡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
傳缺畧得謝所錄而後知其詳因收入焉予祖母關氏南
海山南人雖出鉅族能服勤習儉自洪武壬申稱未亡人

足不出閩嘗談先世行事謂高祖保全李元帥正謂此永樂癸未仲冬民舍大火將及所居他物不遑攜惟持譜牒擁蔽其面顛天哀號風反火回得免煨燼今家乘得存祖母之功也

楓林壬課

楓林先生朱學士允升升徽之休寧人博綜羣書皆有旁

註至於數學卜筮靡不精究早從資中黃楚望澤遊偕同

郡趙汭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寘四

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餉也允升更

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

人令僕於後山牽驢應之允升卽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

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爲之絕倒徙居歙之石門館于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繼母所苦楚幾於驪姬一日告允升曰大不聊生矣遂自經後允升夢大至其室適報生子允升因名之曰同字大同且課之曰此子後必遭婦人之禍尋於所居山前創蓋草舍數十間鄉人恠之指以爲問允升曰後或車駕臨幸休軍旅於此爾丁酉秋天兵下徽高皇帝素知允升名提兵過之果令軍士休其下允升旣被召問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大悅遂預帷幄密議問所願欲曰請畱宸翰以光後圃書樓上親爲書梅花初月樓以賜之臨行更問之允升跪而泣曰臣子同後得全

軀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不淺矣後吳元年拜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誥詞曰眷我同姓之老實爲耆哲之英其見親禮如此洪武改元告歸省墓時年逾七十致仕歸卒年七十二子同仕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咏或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上疑之將殺同因念允升之請令其自經壬課精妙一至於此允升前元甲申江浙行省鄉試第二人戊子赴都省試下第授池州學正壬辰任滿還家其事聖祖以講究大禮儀制取用云

嘉瓜祥異

洪武五年夏六月應天府句容縣民張穀賓家園產瑞瓜

同蒂駢實以獻高皇帝喜曰靈貺之臻也宴賚之御製嘉
瓜贊祝其世生公侯人以爲張氏致此必昌且大居無何
邑人有與其弟穀恭同姓名者坐事自經死有司掩捕其
弟以塞責穀賓走訴闕下或戒之曰訴之且得重罪不聽
訴之併就執穀恭慟曰我被誣有司命也兄何爲者穀賓
曰吾赴弟之難奚悔焉卒俱死籍其家人傷免之穀賓妻
胡氏與其三子伯達伯安伯啓皆謫戍崇山伯達尋調赤
水卒伯安畱其弟養母躬往繼戍焉旣去而母亦卒人益
傷之伯安有子諫後登進士擢御史人以爲理復其常然
流離顛頓亦已甚矣瑞瓜致異乃至於此由是觀之人家
興衰固不繫乎草木以爲灾祥也

文華堂肄業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於是開文華堂禁中
爲諸俊秀肄業之所堂去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
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額
內選四名其第一人張唯年二十七永豐儒籍寓南陽府
蘭陽縣其次王輝年二十八祥符縣人李端年二十一懷
慶府河內人張翀年二十七洛陽人上召見便殿親命題
賦詩稱旨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賜冠帶衣服靴襪二十
三日山東解額內選進五名其第三人王璉年二十三濟
南府長山縣人次則張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俱淄
川縣人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十五俱棣州人召見賦

詩授官賜予亦如之於是唯等受命入堂中讀書詔詞林名臣分教之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等與焉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詢及肄業孰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爲弟子員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三月初四日上命應奉殷哲趙震暨唯等回家祭祖皆攝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

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鄒傑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出爲參政惟張翀願就南陽府學教授時禁筵宴把盞換盞謂之胡俗馬亮爲河南參政時信國公湯和經過陪飲離席把盞和叱亮出對衆責喻以違禮禁罰之張鳳爲廣西參政與同官蔣學按察副使虞泰僉事李湜相與燕飲交互換盞醉後致爭遂蹈刑憲其事不約而同禮部移文戒勅百官乃洪武十二年三月也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者有君無臣不能不令人感嘆也水東日記以王璉爲姑蘇人蓋誤云

尊孔衛孟

國初象山錢惟明唐者貌魁梧善飲啗居嘗以豪傑自負

元末天下大亂隱居年將六十見國朝一統乃詣京師敷

陳王道獻長詩一章稱旨即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己酉

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

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宜令天下通祀報本

之禮不可廢也上從其議上嘗覽孟子至土芥寇讐之說

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

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祖曾受箭

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剴切出於至誠命太

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饗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陞立

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

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
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撤圖唐之論諫尊孔衛孟
正色立朝於是乎有可稱矣

貴妃禮制

洪武中成穆孫貴妃薨詔東宮服齊衰杖期懿文曰在禮
惟士爲庶母服總大夫以上則無服陛下貴爲天子而臣
爲庶母服總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也上怒太子正字桂
彥良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謝遂著爲禮制甲子九月孝
慈皇后喪旣除冊李氏爲皇淑妃燕賜百官有差郭氏亦
進號皇寧妃沒而服衰以母視之冊而兼皇以君視之別
嫌明微以正內也李氏鳳陽壽州人父傑洪武初以廣武

雙柳歲金卷第一
三
衛指揮北征陣亡見劉學士集

禮儀尙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羣臣奉上爲
吳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吳元年丁未十
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尙左改善長爲左相國達爲右相
國禮記玉藻曰聽鄉任左註云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
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
二人侍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
以右爲尊就坐以左爲尊甚得禮意由近輦轂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安曰

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徂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爲義塚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如亡沒遠方子孫無力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宋復元讐

胡元滅宋于厓山其禍烈矣帝昶旣降封瀛國公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則是未給之先

凍餒可知其意未嘗欲其生也後爲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爲僧俱坐說法聚衆見殺其母舅吳涇全翁夢二僧曰我趙繇也被虜屠害已訴諸上帝許復讐矣已而中原大亂韓山童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旣敗死至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亳縣其地舊有明王臺因以爲壇遂號小明王改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開江南行省以吳國公爲大丞相卒啓我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倡義伐亡道秦者爲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燕立懷王孫心號義帝沛公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于帝禪禪實降于司馬昭柄魏時卯金弗祀晉實爲之劉淵旣僭稱漢帝執辱懷

愍而自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本支盡殲于
朱溫其子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是爲唐莊宗溫父子
僅十餘年宮瀦廟燼而神堯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
終始宋復元讐大氏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耶

朝雲集句

洪武中西菴孫典籍仲衍蕡號嶺南才子工於集句敘所
作朝雲詩一百韻語多不錄錄其敘蓋傳奇體以資談詡
爾敘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遊羅浮道出
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趾還熾舟西湖小蘇堤下夜登樓
禪寺畱宿精舍時薄寒中人霜月如晝山深悄無人聲二
客醉臥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

急呼小奚童篝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做衛夫人書法
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塘東復東偶
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艷骨
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
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
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
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
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
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
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
江籬漠漠荇田田遶籬野菜飛黃蝶糝徑楊花鋪白氎雲

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千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
染成紅杜鵑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脚垂
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孤棹蟬
曳殘聲過別枝青塚路邊南雁盡問君何事到天涯其六
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
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羣長遶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
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却羞郎其七曰孤月無情挂翠
巒金爐香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
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
鳥慙慙爲探看其八曰杏花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淚
痕短鬢欲星愁有効此身雖異性常存關門不鎖寒溪水

環珮空歸月夜魂倚柱尋思倍惆悵夜寒綬玉倩誰溫其
九曰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
月香沁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
思君今夜腸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落殘魂倍
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深山哭杜
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此聲腸斷非今日
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浮王僊姑月夜過此有感
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乃人間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
爲北風所滅月亦煙晦林木淅瀝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
不敢久立卽還室掩戶踉蹌而臥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
衣繫荷絲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麗光奪

人日風鬟霧鬢颯然淒冷殊不類人世中所見者彷彿若
有金支翠蕤導從其前後隔竹先聞歌聲似吳人語余側
足傾耳竦身聽之則悠揚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柏作笙
簫聲助其清婉而蜚蚓唧唧若爲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
歌扇舊因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不殊鄉國異天桃窗
下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有華燕子銜將
春色去夢中猶記咏梅花青山隱隱水迢迢客夢都隨歲
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闌橋杜陵寒食草青
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魂香弔書客夢中同躡鳳凰翎
遠上寒山石徑斜宮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
怨東風當自嗟與君約畧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

別來經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湘波冷
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欲寫愁腸
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余別恨知多少巴蜀雪消春
水來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
理半緣修道半緣君春愁冉冉帶餘醒珍簾銀牀夢不成
知子遠來深有意酷憐風月爲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
入東風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暗相和身前
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
卻羞郎歌已復續拗體詩三首白裕玉郎寄桃葉金鞍
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鬢生別離南園綠草飛蝴蝶野棠開
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爲誰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

相思曲瞿塘嘈嘈十二灘
遶船明月江水寒
欲隨郎船看明月
遊絲落絮春漫漫
其聲哀而不傷
怨而有容
疊疊而不窮
如孤鳳之鳴
梧桐雌龍之吟
水中也
歌闕余不覺泣
下亟趨見之
環珮餘音猶泠然也
謂余曰
妾錢塘歌者
眉山蘇長公妾也
言訖不見
余亦驚覺
詢之寺僧
則曰
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
今數百年矣
或其餘魄也
耶
余怛然自失
醉以椒漿云

雙槐歲鈔卷第一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雙槐歲鈔卷第二

嶺南遺書

香山 黃瑜 廷美撰

國初三都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南京旣立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有司次第舉行三年改臨濠府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府舊城西二十里於新城內營皇城皇城內有萬歲山南有四門曰午門元武東華西華建宮殿立宗廟大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午門東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元武塗山父道子順長春長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第於洪武門外立圓丘於左甲第門外立方丘與南北二

京爲三都其後北京罷不建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爲鳳陽
徙府治于新城卽舊會同館爲之賜名鳳陽府者在鳳
凰山之陽也迨永樂中建北京于燕竟成聖祖之志而三
都備矣昔漢光武以南陽舊宅爲南都故張衡作三賦西
京東京南都是也近世李學士時勉陳侍講敬宗皆作北
京賦而南京中都反不之及豈所以闡揚洪業昭示萬世
者與後有作者追蹤周雅歌咏岐周豐鎬之義雖賦三都
可也

中都閱武

蜀獻王諱椿高皇帝第十子也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
內典上所鍾愛旣封呼爲蜀秀才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命

王閱武于中都長史太原王仲禮等隨侍蓋中都乃上故鄉實龍興重地也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日與儒生探蹟經史商確異同沉潛玩味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李叔荆掌中都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明年揭忠孝爲藩四大字以自警又明年四月召詩文名僧來復與之講論因諭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來復爲之箴焉又明年戊辰春建寶訓堂于殿之西尊奉祖訓錄于中先代帝王大經大典咸列于左亦令來復記之會叔荆被命與前編修致仕蘇伯衡爲會試主考伯衡告歸金華王召之至中都入見西堂館于國學者踰月講道論文殆無虛日且又勸學延師給以廩食教育扈

雙木歲金卷二
衛百官子弟之俊秀者俾各有成立上聞而益愛之二十
二年己巳春遣使召還其年遂之國云來復字見心豫章
人有蒲菴集國子祭酒李鴻漸司業劉丞直皆求爲記師
儒且然其重名可知矣

朝會紀事

北平劉憲副崧自紀朝會事云洪武六年秋予承乏副北
平憲迨九年閏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赴覲明年正月
至京則朝廷更制內外官率九年爲任又聞有旨召各道
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予以畱滯道次弗知也是月十
有一日子齋所書事蹟赴考功監投進監在奉天門之西
南上其導之進者則殿廷儀禮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尙書

王敏於大本堂啓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以考滿至京
未經注代俾往復任今宣諭在邇宜令聽候者東宮可之
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閻裕等至自四川未幾廣東西道及
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至二十七日北平僉事徐叔銘
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與山西副使楊基江西副使周
凱山東副使張孟兼等又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
司官董哲與浙江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會同館
凡四十有九人其始至皆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早引奏
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齊同焉前期儀禮司正戒各道官
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旣退衆各常服俟于
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某御史

雙松齋金卷第二
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皆先入文武百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班循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復由門之右掖進奉天殿下敘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而中使趣召知上已陞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厯西階折而東行遙望見金刺紋團鳳扇夾御座正南面北位乃循殿廷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立最在前者廉使一人次則副使四人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事韓宜可等數人與經歷等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其後奉天殿新成土木疏樸未鬻飾也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漆素木屏風據金椅下施葦席焉天顏清怡玉音暢亮宣諭丁寧繼以戒勅特命戶部尙書僕斯以官段四表裏賜余奎賞其前在山

東時實封言事剴切云宣諭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而退
又明日爲三月朔旦司正具戒入辭衆復具朝冠服隨序
班先俟立于奉天殿之前墀上旣陞御座司正以聞乃就
位贊拜禮畢趨退由奉天門未竟有旨召復入而前行者
已出赴儀禮司收服矣後行者聞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
易服仍羣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上厭之乃徐
步出殿門降庭陛以臨于丹墀將坐見臣等且還至乃直
南趨出奉天門度金水橋又趨午門以出至御街中甬道
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儀仗嚴肅特甚衆俛伏喘汗
戰慄不知所爲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等知朕所以
諭之意否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俸祿甚厚而民隱

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非若等責歟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以察慎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紀使後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爲奉職矣是日聖訓諄復視前日尤嚴切焉拜辭禮畢上將起復立而申飭者再四暨返駕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其偕來上旣入乃自東庀以登于觀上遂入坐南殿羣臣登自西庀遂列憩于殿之右掖陳几席焉云有旨賜膳旣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司正奏按察司官謝賜膳勅免謝乃退詣中書省及府臺以次辭謝而出又明日齎兵部符驗出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起船以歸實是月之四日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達北平追錄前所會憲官之

爵里姓字爲一帙以識好會也聖祖之親近外臺戒敕諄至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然禮制近古迥與今異故錄之以備考云

西域歷書

漢律歷志曰三代旣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歷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歷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歷者相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

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歷家以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歷始東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統歷也得西人之精乎歷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歷與中國歷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于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祕藏之

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卽此歷書與當埃知者攷諸

國子試魁

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卽今三場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爲魁且中者居半九月聖祖命禮部尙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自此科舉日重非由此進者不至大用矣次年乙丑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聶鉉爲考試官取中式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新解首自餘監生前列者多

上喜甚陞爲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鉉固辭乞教諭俸許
之及殿試有司奏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先一夕
上夢殿前一鐵鉅釘掇白絲數縷悠颺日下覺以語左右
莫知其爲何祥及拆狀元卷乃花綸也上嗛其不叶夢取
第二人爲首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相符遂擢爲狀元
顯時年二十八子寧次之綸又次之三人皆拜修撰而第
二甲馬京齊麟爲編修吳文及三甲蔡福南爲檢討子澄
抑置三甲與顧觀爲翰林庶吉士久之子澄亦授修撰云
或傳童謠曰黃練花花練黃上惡其語以綸及子澄年少
高科故抑之也顯字彥偉建陽人德業文章無聞焉嘗得
其題蘭窗詩云公子善居室倚蘭蔚東窗素榮浥輕露冷

風振芬芳流玩引日夕恍若臨沅湘豈不艷桃李懿茲王者香况逢同心友結佩森翱翔嘉名旣云錫詠言列篇章持謝二三子德馨尙無忘顯後獲譴歸終於修撰而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坐罪不令終云

聖旨立坊

洪武戊辰會試以蘇伯衡及李叔荆爲考試官得京闈新解首施顯爲第一人謂傳臚必復叶上前夢矣及取狀元乃監生任亨泰也聖祖寵遇特隆有旨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也亨泰襄陽人爲修撰每召建議卽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尋與黃子澄並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已而擢禮部尙書奉使交趾後左遷監

察御史十三歲時嘗題扇面云杲日初升萬木低畫船撐
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夢門外山禽莫亂啼其貴達也
人以是詩預占之

兩魁天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二月天下貢士會試者六百六十有

奇中式者許觀貴池人監生書張徽絳州人監生易蔡禎

嘉定州人監生詩王羽杭州府學生春秋胡泰南昌縣人

監生書林惟和晉江縣學生易陳裕寧波府學生詩賀守

真攸縣學生書董恭禮鄞縣學生易龍子鈞吉安府學生

詩李謙兗州府學生春秋邱秬餘干縣學生禮記葉林蕭

山縣學生書李士昌定州人監生易李容同安縣學生詩

李儀鄒平縣監生書 何測瓊州府學生易 楊璧海陽縣人

監生書 吳言信邵武縣人監生抄鈔局副使詩 張顯宗寧

化縣人監生春秋 陳觀永福縣學生易 丁仁東平州人監

生詩 林義莆田縣學生書 張廣揚德慶州人監生易 陳伯

顏衢州府學生詩 李本寧晉縣學生書 徐遜杭州府學生

易 賈問崇德縣學生詩 王觀錢塘縣學生春秋 趙良淇縣

學生禮記 凡三十一人蓋二十而取一也入對太廷觀復

第一國朝兩魁天下者自觀始時年二十八張顯宗次之

吳言信又次之上以連科狀元皆出太學召祭酒宋訥面

褒諭焉水東日記謂顯宗為狀元非也自乙丑以來進士

多有為縣丞者是年登科絕少上乃擢下第舉人張孟鏞

等俱授主事蓋特恩也觀後復姓黃官至少宗伯死於靖
難其妻翁氏夫人暨二女亦死節云可謂不負魁名矣惜
製作散逸世傳其酬張隱君詩云漫批華什咀餘甘欲報
瓊瑤愧不堪一自返舟膠邑後幾回飛夢石湖南鶯花敢
續春吟句燈火空陪入夜酣茶氣拂簾清晝午想應賓主
正高談氣概不類其爲人蓋贗本也

海定波寧

鄞人單仲友以能詩名洪武中徵至京師獻詩稱旨得備
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國號同請上易之上徐思曰汝
言是也復詢仲友山川讖緯之詳仲友對曰昌國縣舟山
之下舊有狀元橋蓋讖言故云而童謠謂狀元出定海此

最爲異以臣觀之二邑素無穎異材豈將有待耶上聞定海之名喜曰海定則波寧是宜改名寧波時洪武十四年也迄二十年省昌國併入定海二十七年縣人張信果應其讖蓋信卽昌國在城人也信旣狀元及第自修撰進侍讀時韓王安王靖江王以幼小俱在文淵閣講學偶與右贊善王俊華司憲及韓安二府長史黃章同坐觀杜詩絕句云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章舉以爲問俊華曰此蓋傷唐室衰微有所爲而作觀其無題可見矣信曰是時與貞觀之風大異宜有此詩已而諸王至言奉旨各寫古詩一首呈覽信卽以此詩與韓王寫去御覽大怒韓王曰張信教兒寫耳上由是惡之二十

九年二月同編修戴彝膽勅諭女戶百戶藁進呈奉旨增
二語信還文淵閣寫成仍舊弗增彝勸信改易不從謂曰
事涉欺罔禍可斲乎三十年三月坐覆閱會試落卷以不
堪文字奏進與章等同誅而彝獲免云按是科學士劉三
吾爲會試考官取會元彭德陝西鳳翔人與兵部主事齊
德並改名泰而信及第之下有真寧景清奉化戴德彝德
彝亦去德止名彝蓋奉上命也烏虜人臣事君以不欺爲
本信之掇禍如此豈足以賁山川應謠讖也哉

丁丑再試

洪武丁丑會試考試官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寶坻白信
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登第者入對大

廷賜進士及第閩縣陳郊爲首吉安尹昌隆次之會稽劉
諤又次之被黜落者咸以爲言上大怒下詔命儒臣再考
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定海張信
侍講奉化戴彝春坊右贊善寧海王俊華平度司憲右司
直郎永嘉張謙司經局校書瑞安嚴叔載正字樂安董貫
二府長史惠安黃章韓府紀善無錫周衡靖江府紀善吉
水蕭楫及陳郊等首甲三人受命人各閱十卷或聞三吾
與信稻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益怒章進一卷
答君臣同遊策有曰貴而在上者君也賤而在下者臣也
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叔載進易義有曰一氣交而歲功成
上曰君臣同遊本爲君明臣良以成千載一時之盛今言

貴賤正譏如今臣下犯罪不復寬容矣陰陽必二氣乃交感今日一氣交則獨陽不生孤陰不成誠爲悖理於是取六十一人殿試再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首六月辛巳朔也先是丙子春上命翰林院官三吾及張信等詹事府官司憲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及黃章等編纂歷代帝王凡三百君除伏羲至帝嚳世遠史不詳載自帝堯至元順帝三千七百餘年行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提其精要列註各君之下一覽事跡粲然易曉至是年四月撰述漢武帝以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使詣郡邸獄罪無輕重皆殺之丙吉治獄拒不納上見之以其譏誅胡黨也因命刑部拷訊諸閱卷者併祭酒楊淞皆出胡黨惟三吾信稻

及司憲爲藍黨彘及昌隆不與併宥三吾餘皆磔戮郊諤
進卷不行明白用筆批直有惑聖覽吏部奏發威虜安置
四月初二日恩宥取回郊降鴻臚寺司賓署丞諤降司儀
署丞已而御史劾奏皆連坐以死而彘及昌隆竟免焉詳
載薄福不臣榜中宋琮者字萬鍾吉安泰和人時已拜御
史黜爲教官後又入爲給事中左遷刑部檢校以明周易
嘗同考會試擢南京國子助教九年考滿陞翰林檢討仍
行助教事改任北監至正統庚申九月致仕時年七十五
歸鄉又數年乃卒門人尙書劉廣衡謂其能脫刑僂享遐
齡云

劉學士

劉學士

三五

者長沙之茶陵人洪武甲子以儒士舉保赴

京乙丑除授左春坊贊善戊辰九月上御製洪範註成命
序其後聖覽批曰理道精詳始終無疵暢然哉由是陞學
士辛未三年考滿吏部以老不稱職奏請降黜上宥之給
與半俸時年七十九矣明年東宮憐其老令支全俸亦不
辭也癸酉二月外孫單慶以府軍前衛千戶坐藍玉逆黨
伏誅女良玉黥刺發漿糲房三吾坐是閒住明年九月還
職乙亥奉旨教趙署令子暹等寫字不如法使虎口握筆
寫母字先從右起上詰之則對曰此王羲之趙子昂書法
也出對句云江面魚拋尺又以御製詩句爲對句使難爲
辭上益怒其奸滑至是坐考官得罪上特宥罪謫戍焉嘗

得其文集有三事皆可以徵聖政者其一曰武昌于子仁者洪武乙丑進士改參軍府庶吉士出丞郟縣改山東之昌樂任滿耆老保畱卽陞知縣爲丞時同舊令入覲令坐不賑民饑當死乃誣子仁子仁實未到官會設總理長吏證子仁當連坐察司閱牘丞無押字當還職吏之母訴丞今爲令若還署妾之子願斬首法司曲議丞已在任當如其吏罪大理駁之令不聽丞言故丞不押字安得與吏同罪竟得還署方欲行邑簿以貪墨繫都察院更誣子仁子仁與對簿又服罪上聞之召謂曰汝清強吏也賞賚之使還昌樂抵任未久青州官匠逋在昌樂子仁械致青州事相連及刑部行提於是耆老六十七人條列子仁治狀以

聞上察知子仁廉明凡所得罪非同察污蠱則旁累見逮
卽陞青州知府賜衣一襲寶鈔二十錠其二曰洪武癸酉
麗水何叔川知欽州所屬長嫩鎮官林佛祖盤詰擒獲守
禦百戶胡全之子與家人私販番貨胡椒十八裹解人及
椒至州時叔川方遣人迓其屬全令軍吏楊春賄以白金
十八兩請免械送叔川拒不從竟械繫併所賄送廣東道
御史問理旣得實發審大理引奏上喜其廉能依律犯者
處斬仍籍全家銀兩悉賞叔川其三曰沈萬三名富字仲
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吳興之南潯人父祐始徙姑
蘇長洲之東蔡村人以汙萊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
有方瀦洩有法由是富埒素封洪武中萬三萬四率先兩

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上命其造
廊房爲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罄所獻金乃已自
是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宥尋命選大戶家爲京
官六曹令近侍舉所知惟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倉曹員
外郎受官辭祿上益器重之玠父漢傑始徙家化周莊焉
聖祖之獎廉能勵富室如此吏安民懷開太平於萬世信
有由哉

邑俊陞郡學

國初有司考較邑學俊髦陞入郡學吾香山周尙文林茂
皆其選也二人於經術外皆攻詩尙文讀書番山嘗見鬼
魅一夕其族兄來訪與言昨宿有美人來與聯句成卷有

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真鬼詩也因攜卷去倏然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也卽作鬼復至明矣人以爲魁兆尊第進士筮仕不終豈鬼豫欺之歟茂嘗詠松云大夫真氣概曾不受秦封又詠桂云姮娥如會意分我一枝秋茂後中鄉試官終五品蓋詩讖也

孝義家

書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洪武中用稅戶人材高皇帝由此道也時湖州富民嚴震直官至尙書其次邱顯及湯行之屬甚衆惟金華浦江義門鄭氏爲特異其先曰綺者有絕德父照坐死罪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

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傳至文
嗣六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旌表門閭
文嗣沒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
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
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
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輿論謂有三代風子孫從化馴
行孝謹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
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諸婦惟事
女紅不使豫家政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
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卷
行于世入國朝曰淵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上召濂

等入見問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獎之拜湜爲福建參議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薰染如此洪武癸酉尙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上遣官簡拔其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曰濟最有文學除左春坊左庶子侍從東宮丙子復選才間右曰沂者召爲禮部尙書其從子榘拜御史楷蜀府教授辛巳夏四月旌表門閭曰漢者以宗長詣闕謝恩當陞辭日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賜浦江鄭漢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百僚卿士咸爲詩文以頌之

臣節忠謹

高皇帝奉若天道刑亂國用重典洪武庚申正月左丞相
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旣伏誅乃大治黨與遂
罷中書省陞六部爲正二品分理政務而命羣臣各舉所
知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兼
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
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王本李祐龔敷爲春官
杜敷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嘗諭
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逮立冬朔風釀寒以成冬令有
勅獎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并賜誥命及衣三
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旣而本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
然代之然憂懼而死於此見臣節忠謹之難也李祐安邑

人龔敷貴溪人杜敷壺關人吳源莆田人安然潁州人又有何顯周內黃人多坐罪黜惟祐以老疾還鄉嘗主本省鄉試甲子丁卯庚午連三科皆無所避嫌云子按洪武二十年八月戊午遣國子監生鄧敏周彬以牲醴奠祭通政使榮河蔡瑄論文畧曰自昔君臣相遇非徒臣之得君者不易而君之得臣者尤難朕求多士以顯用之人各務私而不務公以致亂政壞法者前後相蹈惟爾瑄起自儒生朕授喉舌之任命令出納少有乖謬隨卽奏聞使有司肅然毋敢妄爲嬰疾弗瘳特命還鄉何期登途未遠卽以訃聞今特遣奠并賜寶鈔二百五十貫仍免爾家差稅三年又洪武三十年七月甲戌遣行人董鏞諭祭故兵部尙書

太子少保虹縣唐鐸其文畧曰嗚呼大丈夫生世五福具備者鮮聞其人爾之於朕始友及臣今四十年矣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幽德有餘芳名顯著高位厚祿優游太平年已七十考終于家可謂備膺五福古今之所罕有人生若此死何憾焉始終保全若二人者不多見也惟鑷工杜安道起自尙冠郎終太常卿廚子徐興祖起自典膳丞終光祿卿侍上起兵吳越畧淮楚攻齊魯汴蔡以至統一天下三十餘年出入內廷慎密不泄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外不啓口而退故上每稱忠謹必以二人爲言噫搢紳之徒無亦愧哉

詠初月

父老相傳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顱頗偏高廟撫之
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及讀書甚聰穎拙夕懿文與之侍
側上命詠初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推上碧
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皇孫詩曰誰將
玉指甲搯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上覽之默
然蓋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也乃授鑰匣戒以臨
難乃啓比得披剃之具及楊應能度牒出走無知者正統
庚申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還京

姓名相同

庚辰廷試王良當魁貌不及胡廣且廣策斥親藩上遂擢
廣第一賜名靖後復舊名與楊東里善約致仕後拏舟往

來及廣死楊夢與廣對酒聯句恍然夙約也詩有金螺瀟
洒對芙蓉鷺渚漁洲窈窕通之句廣病篤時人投詩假楊
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
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得詩慙憤數日卒按宋陳賈劾朱子
人謂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
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詩蓋祖此廣在內閣歌頌祥瑞
以啓佛老大興楊實從憑之

綱常爲治

至正甲辰天竺中印度僧板的達至燕元主受灌頂淨戒
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銀印號善世禪師統制天
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詣蔣山受菩薩戒法所司勿禁人

多繪像事之以爲活佛御製善世歌有笑談般若生紅蓮
之句尋遊方三年復還蔣山依止八功德水賜金環茜衣
車駕臨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屢賦詩有曰晨坐巖前觀
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規之也辛酉五月患足疾死了
無他異葬天禧寺右塔而屋之富平邱元清者年十二因
病出家爲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三丰于武當山居五龍雷
應宮有薦其材者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
不受明年春超擢太常卿贈其祖茂都轉運鹽使司同知
父濟川布政使司右參政母張贈淑人每大祀天地上宿
齋宮諮以雨暘之應元清奏對稱旨益敬焉一夕謂門徒
曰我棄世去矣瞑目而逝年六十七亦無他異二人者終

非仙佛徒叨冒一時光寵耳於是上著論有曰聖賢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頑其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大哉皇言與孟子經正民興之旨符矣故我國家以綱常爲治終不惑於異端者實本諸此

御寶文移

南京禮部有御寶文移庚辰十二月初十日勅諭朕聞有天下者之有寶所以昭大信示傳承也然中古傳記莫考自漢以來始因傳國璽演而爲六唐宋又益以鎮國定命受命諸名厥數愈繁矣我朝國初嘗備用之後復中正朕承序之初因得貞玉協于異夢受命之符遂考古典乃造爲大寶以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爲文

定名曰凝命神寶惟以鎮國寶藏因而備造六寶以復近古之制并皇帝奉天恭禋制誥勅命四寶及精一執中御府丹符二圖記凡十有三皇帝之寶詔赦用之皇帝行寶命將出師用之皇帝信寶徵兵用之天子之寶詔四夷用之天子行寶賜四夷物用之天子信寶徵兵四夷用之奉天之寶郊禋用之恭禋之寶封印香合用之制誥之寶制諭誥文用之勅命之寶勅諭勅文用之精一執中手書用之御府丹符封記符號用之所以備一代之制傳子孫於永久也爾禮部其宣教天下使明知之此史之闕文也